

“小科幻” APP杰出短篇小说专辑

Immortal fire

# 流浪星球

刘洋等 著

八千字之内，从宇宙尺度征服你的大脑  
太阳系的往事太久太久 启航的时代太远太远 流浪的航程太长太长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 
万卷出版公司



# 流浪星球

刘洋等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刘洋 等 2018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流浪星球 / 刘洋 等著. -- 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 
2018.6

ISBN 978-7-5470-4902-0

I. ①流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90301 号

出 品 人: 刘一秀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辽宁泰阳广告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350 千字

印 张: 11

出版时间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胡 利

责任校对: 高 辉

装帧设计: 末末美书

ISBN 978-7-5470-4902-0

定 价: 36.0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---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  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4-86255551

流浪星球  
Immortal Fire

“小科幻”APP发布于2013年秋季，在这四年里先后以自费的形式开展了“微科幻”和“千里码”两项征文赛活动，累计收到文章两百多篇，为科幻文学发展尽了微薄的贡献。三丰老师在主编的《中国科幻年度坐标》的序中提到，诞生于2013年的三个半专业科幻平台，其中的“彗星科幻”已经停摆，“不周”也不出了，只有“小科幻”仍在继续自己的路。

“小科幻”的坚守一半源于团队的热情，一半则源于作者们的鼎力支持，点子高手刘洋、改稿狂魔焦策、字句下毒游者、文风多变的赤膊书生、注重细节的流沙、脑洞与梗齐飞的海客、构架大世界的于博……就是这些人让“小科幻”变得充实有趣。

和渺渺创立“小科幻”时，完全没想到过有一天“小科幻”的文章能够结集出版。既然有了这样一次向大家展示的机会，“小科幻”团队就挑选了这几年“千里码”征文中的一些优秀的作品。这里面的作者既有像李兴春这样获得过银河奖的大神级人物，也有刘洋、焦策、无奖这样的科幻新锐，主题涵盖了从外太空到地球城市，从远古到未来，从陆地到海洋。两个数学基础不同的世界相遇会怎

样，鲲鹏是怎样存在的，宇宙尺度的美味盛宴是什么样，一首古诗隐藏着怎样的惊心动魄，这些脑洞都在八千字以内完美地绽放，这种短暂而剧烈的写作呈现，会产生怎样的阅读体验呢？翻开本书，然后好好去享受吧。

从“小科幻”走出的文章有的已被翻译刊登在美国网络科幻爱好者杂志 *Clarkes world*，有的经修改发表在《科幻世界》，有的则入选了中国悬疑小说年选，足以说明这个平台见证了很多作者的成长。“小科幻”团队希望这个平台将来能发展为中国科幻新生力量的输出平台、科幻作者自由创作的港湾，为科幻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力量。当然，这些需要我们共同努力。

最后，这次出版要感谢李雷的牵线，感谢博峰文化对“小科幻”APP 原创内容的认同，同时也要感谢团队另外两位伙伴渺渺、天木的辛勤付出，没有你们，这本书无法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“小科幻”主编 星海一笑

2018.1.20

## 目录

---

- 001 流浪星球 / 焦策
- 007 J3 / noc
- 011 百口莫辩 / 天降龙虾
- 017 百年一梦 / 流沙
- 023 冰冷的救赎 / 焦策
- 034 成都是地上一座城 / 赤膊书生
- 048 当雪花落下的时候 / 海客
- 053 俄罗斯方块和前门鲁班石 / 李兴春
- 059 过冷 / 渺渺
- 064 恒日囚 / 赤膊书生
- 070 凛冬 / 赤膊书生
- 079 玛佐和她的鱼 / 张潇
- 088 麦田画师 / 流沙
- 096 冥王星密室杀人事件 / 赤膊书生

- 103 庞贝之殇 / 流沙
- 109 潜伏 / 无奖
- 117 三千河 / 焦策
- 143 收藏 / 流沙
- 150 外星遗迹上的三叶虫 / 武夫刚
- 157 我的室友徐志摩 / 李维北
- 164 我请求成为天空的孩子 / 赤膊书生
- 173 无所不知 / 李维北
- 178 心月狐事件 / 赤膊书生
- 184 信使 / 流沙
- 190 须弥山上 / 赤膊书生
- 199 寻 / 赤膊书生
- 205 一步登天 / 光艇
- 213 伊苏欧曼 / 林檎



- 222 引力鱼 / 赤膊书生
- 228 当当的梦想 / 陈或知
- 241 地球故事 / 尤曼斯
- 248 两个人的奥林匹克 / 李兴春
- 261 长城 / 刘洋
- 265 雨神 / 刘洋
- 272 Q 城霾事 / 美菲斯特
- 284 霾海孤云 / 于博
- 297 群星之宴 / 于博
- 304 秀色 / Tossot
- 312 晋阳秋 / 心宿二
- 319 七绝 / 心宿二
- 328 楼兰往事 / 美菲斯特
- 335 这个李白不太冷 / 流沙

## 流浪星球

文 / 焦策

我没有父母，没有儿女，也没有兄弟姐妹。我出生在“新征程”末期，如大多数人一样，我是个试管人。大约 400 年以前，流浪星上就没了自然人，所有人类都在培养皿中诞生，又在培养皿中死去。或许这段时间已经太久太久，人们已经忘记了流浪星上曾有过生育，但比这更久远的，却是它的名字——地球。

依稀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培育员给我看过的一段视频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地球还未被称为地球的时候，人类生活在地面上，大片大片的森林和大片大片的海水，蓝的、绿的、红的、白的、青的、紫的……一眼望不到头，没有阻隔。我们没有这样的记忆，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时代。我们又很想有这样的记忆，因为那是这个时代永远望尘莫及的。每每想到这里，我都会问培育员：“那个时代还会来吗？”培育员用它电子合成声音说：“会的，会的。”

“新征程”刚开始的那段日子还算和谐，所有人都为自己能活下来而庆幸，又为新的目的地而兴奋。虽然他们大多数人看不到那一天，但人们好像是踏上一段新的激动人心的旅行，幻想激励着人

们能够前进、跨越，仿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类的希望与延续，也没有什么能阻挡地球去踏上新征程。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开始，在地面上竖立起了耸入云天的方尖塔，黑色的塔身上刻满了时间表，从最底下的时间开始，一直到塔顶，标记着人类即将走过的 2500 年。而密实的塔身也象征着人类对抗灾难的顽强，就像这座方尖塔一般，矗立在大地之上，划破黑暗。

人们满怀希望走入“新征程”，又满怀希望地走进地下城。然而在这种狭小幽闭的空间，再大的信念也会被消磨殆尽。人们开始怀念地面，怀念双脚踏着土地，仰望星空的感觉。于是，地下城有了新的规定：每过一段时间，就会轮流让人们到地面上“放风”。哪怕是很短暂的停留，也足以给人们心中的那块“情感电池”充入电流。

我第一次“放风”是在 7 岁的时候，那是入学的第一天。培育员带领着我们这些孩子，坐了整整一天的悬浮列车才到达目的地。而那也是我期盼已久的地方——方尖塔。虽然之前已经在影像记录中看过无数次，但当我亲眼看见它的时候，还是会被那种巨大深深地震撼到。

“塔身是由致密花岗岩和刚玉筑成，这两种原料分布在地壳和地幔节点处。”培育员在塔下讲解，“由于地下城的建设，大量的这种高硬度材料被挖掘，是现在构成地下城的主要原料。”

我伸出手，抚摸着黑色的塔身。虽然隔着防护手套，但依然能感觉到一丝冰冷。我的心忽然一沉，遂抬头向上望去，高高的塔尖隐设在漆黑的太空背景中，看不清样子。它顶上真的有刻着到达终点的时间吗？我不知道，如果真有的话，它也会被这茫茫的宇宙吞没了吧。我默默地诅咒着自己的命运，诅咒着这个时代。并不是由

于现在艰苦的生存和先前明媚时期的鲜明对比，而是因为这样的旅程真的看不到尽头。

就这样，我在地下城中麻木地生活着，就好像城中的那块巨型倒计时钟，麻木地跳动。有时候我真想跑过去砸烂它，可那又有什么用呢。砸烂它，也不能砸烂自己被诅咒的命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精确设计好的，不多不少地活在世上，又不多不少地死在焚化炉中，从生到死都在坚定不移地完成人类的种族使命，可那种使命跟我又有几多关系？我觉得我败了，彻底败在时代脚下。就好像一具活着的尸体，无声无息地过着日子。

没多久，我顺利毕业并走上工作岗位。我的岗位是地核热流监测员，这也是我当初被设计出来的原因。随着星球自转的停止，它内部的热流动也变得极不规则，也不稳定。人类为了更好地从地核中汲取能量，筑造了好多“地核大坝”，让热流按照人们规划好的线路流动。可就算这样，热流依然会时不时地造反，或是改道，或是爆发，但这其中最严重的就数热流凝滞。因为一旦热流停止流动，星球就会像一块失去磁力的磁铁，瞬间分崩离析，被加速度和惯性撕得粉碎。为了防止这种状况发生，人类在热流关键点埋下了许多枚威力巨大的核弹，如果热流的流速降低到一定值，就立刻引爆它们，重建热流秩序，而我就是那些手握核弹的人之一。

这是个枯燥的工作，但它却是我对抗倒计时钟的唯一办法。我甚至会迫切希望热流有一天真的减慢了，然后按下按钮，让核弹爆炸。可多少年过去，热流依然只是小范围的躁动。设计和麻木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，就连大自然也逃不过去。

我所在的地下城是中等规模，它靠近莫霍界面，属于新城市。这里的人和城市不是很多，相比较之下还算环境好的。可那些老城

市就不行了，它们在地幔的更深处，密集分布在古登堡界面的外缘。因为早期的技术不是很发达，贴近热源就变成了建造城市的唯一标准，但现在那些城市就好像是地狱一般。高温高压暂且不说，光是拥挤程度就已经让人快要窒息而死。再加上地核外侧的不稳定热流随时会突破城防，渗入到城市内部，人的生存变得异常艰难。不过也只有在那样的地方是不被设定的，人可以在设定之外毫无征兆地死去。可往往杀死人的并不是那些乱流，而是不满于被设定的人群。暴动经常会发生，有些时候大半座城的人都会狂躁地走上街头动乱起来。而政府对于这样的事情，最直接的处理就是打破“地核大坝”，让热流冲进城市。死亡与殉葬，归于灰烬。

我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热流，可我很清楚剩下的人每天都会被倒计时钟催促着死亡。当然也有人是满怀希望的，但也直到那件事发生为止。

那天，如往常一样，我按时穿过城中的广场去上班。可奇怪的是，今天广场上站满了人，他们全都神色慌张地盯着广场中央的倒计时钟。我心中一阵疑惑，但立刻发现，倒计时钟的数字竟然发生了变化！在昨天的时候还是 36 年，可现在那上面却赫然是 42 年！时间增加了！

“一定是地核热流影响到了流浪星的磁场。”身旁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向大家解释，“如果地核热流流速有明显的加快或是减慢，那么星球磁场会发生连锁反应，而倒计时钟的核心结构会受到地磁影响，所以才不准……”

“是什么让热流改变了？”有人问。

“很多，可能是加速度产生的惯性，也可能是核弹，‘地核大坝’溃坝。”

“那也有可能是减速了？”

“唔，也有可能。”

减速？就是说，要到达目的地了？我心里一阵悸动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每晚都会去网络上搜寻所有关于流浪星减速的新闻，但无奈都是一些民间的猜测。于是有些人开始往地面上跑，他们想从星空当中寻找答案，去搜索那日渐明亮的半人马座三星。

可事情却并未跟想象的那样，半人马座的三颗星依然明亮如初，像三颗珍珠一般挂在宇宙黝黑的背景上。人们慌乱了，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，聚集在广场上，要求政府公布真相。狂躁的人群让我产生一丝不安，仿佛感觉到会有灼热的岩浆破城而来。但那却没有发生，相反的，政府发布了事件真相。

原来，早在 2500 年前的地球，就已经测出了半人马座三星的实际距离，大约 4.6 光年。在“新征程”开始后，测距和导航一直都在进行，但直到最近几年忽然发现，测算的距离和先前的数据发生了很大的偏差，到半人马座三星实际距离增加了。起初认为是由于不明原因导致航速减慢，可详细比较之后发现，航速并无异常。负责领航的人们着了慌，他们疯了一样查找真相。结果，他们发现原来在流浪星前方的航线上，有一团超大质量的暗物质云，就是它让本已逃离到流浪星视界之外的光线，重新汇聚到这里，让我们误以为希望就在眼前。

“是引力透镜，原来是引力透镜骗了我们……”我呆立在广场一角喃喃道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四周已经爆发的人群，人们仿佛是要把这些年来所积压的麻木统统释放出来，像波澜的潮水一般涌动着。而我正被这股人潮推送着，向地面涌去。

巨大的方尖塔被推倒了，我真真正正地看见那塔尖上印刻着的 4.6 光年之后的航程。在人类被欺骗了千百年后，我想起了那句话：

大自然的愤怒，你们驾驭不住。然而这一刻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股人潮，因为人潮已经化为大自然的一部分。

我站在大地上，双脚踏着坚实的地面，而身影却被沿着通道喷涌而出的岩浆光芒映得长长，那样子，就好像是霞光。

在这光芒中我想起些年代久远的词句。

“流浪的航程太长太长

但那一时刻要叫我一声啊

当东方再次出现霞光……”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此处引自刘慈欣《流浪地球》。

## J3

文 / noc

我不知道 J3 是从哪来的。总之，有天我开机的时候它就已经在那儿了，叫它 J3 是因为那天是 6 月 3 号。

它的虚拟形象是一枚  $1\text{cm} \times 1\text{cm}$  的暗红色纯色方块。有时它长久地待在房间一角，有时则以某种不可捉摸的规律四处闪现。

现如今的网络经常会冒出这种来路不明的数字灵魂，我并没太当回事。通常我会将智能机的某一区块划给它们使用，以保证井水不犯河水。

可 J3 似乎并不满足于此。

“嘿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，维京人在航行时是用饥饿的乌鸦来寻找陆地的？”“我刚在数据库看到这条，原来古希腊人在死者嘴里放的银币是冥河摆渡费啊……”“你知道什么是‘圣艾尔摩之火’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”

然而它固执地把消息框推到我眼前——“这是一种海员在雷雨时经常观察到的自然现象，电场和离子化效应让空气变成了导电的等离子体，在桅杆顶部释放出火焰般的强光。”



文字下面还附了一张哈特维博士的线雕版画。

我对着图片瞪了三秒钟，然后尝试关闭 J3 的消息提示权限，结果发现它早就黑掉了我的管理员账号。

这个饶舌而缠人的家伙让我颇为苦恼。我想它可能是数字灵魂中的突变者吧，或许它的程序中存在某个单比特错误。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倒也慢慢习惯了 J3 的存在，偶尔还会觉得它说的东西挺有趣。J3 似乎特别喜欢跟旅行和航海有关的信息。它熟知跟马可·波罗有关的一切史料，同时也对这位角色在卡尔维诺笔下游历过的那些虚幻城市如数家珍。

有天夜里，失眠再一次悄然光临，仿佛一名熟门熟路的访客。我疲惫地倒在床上，盯着黑暗的天花板。J3 此刻正处于运动状态，暗红色的身影在房间内四处游走——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名为贪吃蛇的古老游戏，只不过这条贪吃蛇永远处于新生状态，而它的运动方式更像是概率云中的电子。

“又睡不着？”消息框飘然而至，如同黑夜里的萤火虫微微发亮。

“唔。”

“给你看样东西。”

红色方块没入黑暗。下一秒，无数细碎的光点像星尘般充满了房间，每颗星尘都以独有的色彩和频率悠悠闪烁。我恍惚感到自己正飘浮在深邃无边的宇宙中。

“……这是什么？”

J3 并不回答，只是把全息影像朝我拉近。星尘迎面飞来，以数百万级倍的放大并消逝于视野边缘——我发现不仅是色彩，每颗星尘的形态也千差万别，有的是椭圆，有的是正四面体，有的干脆就是一团性状不明的混沌——画面渐趋停止，留在我视野中央的，